

— 罗 素 经 典 —

伯特兰·罗素◎著

吴默朗◎译

 *Happy Life* 

罗素说 快乐生活



Bertrand · Russell

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爱因斯坦

罗素 世纪的智者 世界哲学泰斗

提倡试婚，离婚从简和节育，且不反对婚前性关系。

惊世骇俗的言行背后有着怎样的哲学支撑？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罗素说
快乐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素说：快乐生活/ (英) 罗素著；吴默朗译．—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244-773-8

I. ①罗… II. ①罗…②吴… III. ①罗素，B. —哲学思想

IV. ①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9384号

罗素说：快乐生活

作 者：【英】罗素 (B. Russell)

译 者：吴默朗

选题策划：阅读时代

责任编辑：陈世忠

责任出版：朱新开

美术编辑：阿 木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出 版：现代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11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A座

发 行：北京阅读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祥达印装厂

开 本：889mm×1230mm 1/32

印 张：10 字数：260千字

版 次：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44-773-8

定 价：50.00元 (全两册·25.00元/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质量投诉：010-64745288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阅读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不快乐的原因（上）

- 第一章 什么使人不快乐? /01
- 第二章 拜伦式的不快乐 /08
- 第三章 竞争 /19
- 第四章 厌烦与兴奋 /26
- 第五章 疲劳 /33
- 第六章 忌妒 /41
- 第七章 犯罪意识 /48
- 第八章 迫害狂 /57
- 第九章 畏惧舆论 /65

快乐的原因（下）

- 第十章 快乐还可能吗? /72
- 第十一章 兴致 /80
- 第十二章 情爱 /89
- 第十三章 家庭 /96
- 第十四章 工作 /107
- 第十五章 闲情雅兴 /113
- 第十六章 努力与放弃 /119
- 第十七章 快乐的人 /125

Happy Life

目录

contents



我的信仰

自然与人 /129

美好的人生 /135

道德的准则 /141

个人的与社会的拯救 /148

科学与幸福 /152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一、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160

二、宗教对文明有过贡献吗? /177

三、新一代 /194

四、我们的性道德 /202

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幸福观念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快乐理想 /210

中国的文化问题 /218

中西文明比较 /227

中国人的性格 /238

西方文明 /249

悠闲颂 /261

社会中的自由 /273

人是有理性的吗? /285

我们能够建成的世界 /292

“无用的”知识 /307

Happy Life



不快乐的原因（上）

第一章 什么使人不快乐？

动物只要健康并有足够的食物，便会快乐。我们觉得人类也应如此，但事实不然，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样。如果你本人是不快乐的，你也许会承认你并不是一个例外。如果你是快乐的，那么请问你的朋友中有几个和你一样。当你给朋友做过一番考察后，你可以去学学察言观色的艺术，你不妨去感受一下你平日所遇到的那些人的心境。英国诗人布莱克写道：

我所看到的每张脸上都有一个印记，那是弱点和苦恼的印记。

虽然不快乐的形式各异，但是它和你形影不离。假定你在上班时间站在热闹的大街上，或于周末站在马路旁，或在夜总会中，请把你的自我从脑子里抛开，让周围的那些陌生人依次占据你的思想。你将发现，在这些不同的人当中，谁都有自己的烦恼。在上班的那些人身上，你将看到焦虑、过度专心、消化不良、只对争斗感兴趣、不能玩耍，全不觉得有同事



的存在。在周末的马路上，你将看到形形色色的男女，有的很有钱，他们全都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欢乐。大家都采用同样的速度，即坐着慢到无可再慢的汽车鱼贯而行。开车的人要看见前面的路或四周的风景是不可能的，因为稍一旁视就会闯祸，车中所有乘客的唯一愿望是超过其他车辆，但这又由于拥挤而办不到。如果那些有机会不自己驾车的人把思绪移到别处去，一种难以言状的烦闷便会占据他们的心，并使他们露出微微懊恼的神情。若有一车黑人表现出真正的快乐，这种举止立刻就会引起他人的愤怒，并且最终会由于某种“事故”落入警察之手。

或者你再去观察一下夜总会里的那些人。大家来时都打定主意要寻欢作乐，仿佛是在口腔医院大惊小怪似的。饮酒和亲昵被认为是快乐的途径，所以人们开怀畅饮，并尽力不去注意伙伴们的作呕之举。饮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哭泣，叹惜自己在品德方面怎样不配得到母亲的疼爱。酒精对他们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使那种罪恶感得以释放，而这在神志正常时则是为理性所抑制的。

这些不同种类的不快乐，部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缘故，部分是由于个人心理的缘故——当然，个人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关于改变社会制度以增加快乐的问题，我以前已写有专著。关于消灭战争、终止经济剥削和废除残忍与恐怖的教育，都不是我在本书中所要谈的问题。找到一个能够避免战争的制度，对于我们的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制度目前并无找到的可能，因为人们现在很不快乐，以致感到相互残杀还不及无穷尽地熬日子来得可怕。如果机器生产的好处能对那些最为需要的人多少有所助益，那么避免贫困的延续就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富人本身也在烦恼，那么使每个人都富起来又有何用？残忍与恐怖的教育是不好的，但是那些本身就受制于残忍与恐怖的人又能提供什么别的教育？这些考虑把我们引到个人问题上来：此时此地的男人和女人，在我们这个怀旧的社会里，怎样做才能使他们自己得到快乐？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注意力将集中在那些并无外部痛苦的人身上。我将假定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

保证吃和住，并且身体健康到可以从事一般的体力活动。我将不考虑大的灾难，如子女全部夭折和蒙受公众耻辱。关于这类事情有不少话可说，并且也很重要，但却有别于我所要讨论的事情。我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张根治日常烦恼的药方，那烦恼是文明国家里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而且由于并无明显的外因，以致显得无法避免，所以就更令人感到难以忍受。我相信这种不快绝大部分是由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道德和错误的生活习惯的缘故，是它们破坏了人们对于一般事物的天然兴致与口味，而一切快乐，无论是人类的或兽类的，都得以这些事物为依据。这些都是在个人权限以内的事情，因此我想提供一个改变的办法，凭着这个办法，凡有一般运气的人也许都能得到快乐。

简短的自述也许能成为我所主张的哲理的最好介绍。我不是天生快乐的人。我儿时最喜爱的圣歌是：“讨厌的世界满载着我的罪恶。”5岁那年，我曾想，如果我能活到70岁，至此我才熬过了一生的十四分之一，于是我感到眼前那漫长的苦闷生活几乎不可能熬过。在青少年时代，我憎恨人生，经常想到自杀，然而多懂得一些数学的欲望阻止了我。与此相反，我现在热爱生活，也许可以说，我对生活的热爱正与日俱增。这部分是由于我已发现自己最渴望的东西是什么，并且逐渐得到了不少，部分是由于我已成功地抛弃了某些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欲望，比如获得某种无可置疑的知识的欲望。然而这主要还是由于我越发少想着自己。像其他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也曾惯于反省自己的罪过、愚昧和缺点。渐渐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和自己的毛病不再介意，我开始愈加注意外界的事物：世界的状况、各种知识，以及我所喜欢的个人。诚然，对外界的关注也有带来痛苦的可能：世界也许会爆发战争，某方面的知识也许难以获得，朋友也许会死亡。但是这类痛苦不像那类源于厌恶自己的痛苦那样，会破坏人生的本质。每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引起某种活动，并且只要那兴趣不减，这种活动便能完全抑制住苦闷。相反，对自己的关注决不会导致任何进步的活动。它也许会使你写日记，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或者去做修道士。但

是一个修道士只有当修道院里的事情使他忘掉自己时才会愉快。他以为源于宗教的这种愉快，其实靠着清洁工的职业一样可以得到，只要他不得当一名清洁工。对于那些过于自我专注以致无可救药者，外部的戒律是通往快乐的唯一途径。

自我专注的种类五花八门，“犯罪狂”“自恋狂”和“自大狂”是最普遍的三种类型。

我所说的“犯罪狂”，指的并不是那种有犯罪行为的人：罪恶是人人有的，也可以说是无人没有的，要根据我们对社会的定义而论。我所指的乃是那种沉溺于犯罪意识的人。这种人总是招致他自己的厌恶，如果他信教，还会将其视之为上帝的厌恶。他总是按照自己认为应该有的样子来想象自己，然而这却和他所了解的实际的他不断发生冲突。即使他在有意识的思想里早已把在母亲膝上学到的格言抛弃，他的犯罪感仍可能深埋在他的潜意识里，只在喝醉或熟睡时浮现。然而一切东西也许都可以



《欢乐的舞群》 毕加索

人们在海边以及野外总是更容易快乐起来，而现代人拘束于城市和楼房之中反而越来越不快乐。

产生这种感觉。实际上，他心里依然承认他儿时学到的一切禁律。诅咒是罪恶的；喝酒是罪恶的；生意上的精明是罪恶的；性行为尤其是罪恶的。当然，他并不放弃这类欢愉，但这些事情对他并无快乐可言，因为他觉得它们会使他堕落。他全身心所渴望的一种快乐，是母亲满意时所给予的爱抚，他始终不会忘记儿时的这种经历。既然此种快乐不可复得，他便感到一切都乏味。既然他不能不犯罪，他就决计痛痛快快地犯罪。当他落人情网时，他总是寻求慈母式的温柔，但又不能接受，因为由于心中存留着母亲的形象，他对任何与他有性关系的女子都感受不到敬意。失望之际，他变得残忍，接着又忏悔自己的残忍，重新去绕那幻想的罪恶和真正的悔恨的怪圈。这就是那许许多多表面无情的浪子的心态。使他们误入迷途的是对于某个无法得到的对象的虔诚(母亲或母亲的代替物)，以及早期所受的荒谬的道德教育。从早期信仰和早期情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这些母亲“道德”的牺牲者迈向快乐的第一步。

“自恋狂”在某种意义上是普通犯罪意识的反面，其特点是惯于自我欣赏和希望受人欣赏。当然，在一定程度内，这是正常的，用不着叹惜，它只是在过度时才会造成大的危害。许多女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女人，爱的感受力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烈的欲望，要所有的男人爱她们。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个男人爱她时，她便不再需要他了。男人也有类似的情形，只是为数不多罢了。自负到了这个程度，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感觉不到真正的兴趣，因此在爱情方面也无真正的满足可言。至于其他方面的兴趣，那情形就更糟了。例如，“自恋狂”在大画家所受到的尊敬的激励下，也许会去做一个艺术系的学生，但是由于绘画对他不过是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技巧也就从来引不起他的兴趣，并且除了与他本人有关的，别的题材都不会被他看到。结果是失败和沮丧，期待的是恭维，得到的却是嘲笑。那些总把自己描写成书中英雄的小说家，也有类似的情形。事业上的重大成就，全凭你对与事业有关的东西怀有真正的兴趣。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惨遭失败，其原因



都在于他的自我陶醉逐渐取代了他对社会的关注，取代了他历来主张的办法。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不值得赞美，并且别人也不会去赞美他。因此，一心想要世人赞美他的人，未必能实现他的目的。即便能够实现目的，他也不会完全快乐，因为人的本能不可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恰如那种受犯罪意识支配的人，“自恋狂”也在人为地限制自己。原始人也许会因自己是一个好猎手而颇感自豪，但他同时也会感受到狩猎的乐趣。虚荣得过了头，便会毁掉各种活动本身的乐趣，不免会使你无精打采和百无聊赖。其根源往往是缺乏自信，医治的办法是增加自尊。但是自尊唯有通过客观兴趣所引导的卓有成效的活动才能获得。

“自大狂”不同于“自恋狂”，他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魅力，他希望令人畏惧而不是令人爱戴。许多疯子和多数历史伟人都属于这一类。和虚荣心一样，权力欲是正常人性中一个强有力的组成，在此范围内理应得到承认，只是当它过分强烈或与不适当的现实感连在一起时，它才变得可悲。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欲或使人不快，或使人愚蠢，或使人既不快且愚蠢。一个自视为王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快乐的，但他的快乐决不是心智健全者所羡慕的那一种。亚历山大大帝具有疯子的心理，但他的才能使他实现了疯子的幻想。然而，他并不能实现他自己的幻想，因为他越成功，他的幻想也就越离奇。当他显然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他便决意说自己是上帝了。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吗？他的酗酒、他的暴怒、他对女性的冷漠、他想做上帝的欲望，都表明他并不快乐。以牺牲人性中其他一切成分为代价来培植一个成分，或者将整个世界视为炫耀一个人的自我的原料，决不会得到最终的满足。“自大狂”，无论是病态的或名义上健全的，通常是过度屈辱的产物。拿破仑上学时在那些富有的贵族同学面前感到一种自愧不如的痛苦，因为他是一个靠奖学金读书的穷学生。当他后来允许流亡者回国时，昔日同学向他顶礼膜拜的情形使他得到满足。何等的快乐！但这早年的屈辱也使他渴望从沙皇那里得到同样的满足，结果他被送到了圣赫勒拿岛。既然没有人是全能

的，那种完全受制于权力欲的人生迟早要遇到无法排除的障碍。惟有通过某种形式的疯狂，才能避免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某人有足够的权力，可以将那些敢于向他指出这种情形的人投入监狱或处以极刑。政治上和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抑制就是这样共同起作用的。凡有任何明显的精神分析上的抑制出现，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约束在适当范围内的权力或可极大地增加快乐，但若把它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它便会造成危害，不是在外表，就是在内心。

显而易见，不快乐的心理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典型的不快乐者是年轻时失去某种正常满足的人，他把这种满足看得比任何其他满足都重要，从而使他的一生只朝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他还过分强调这种满足的实现恰同那些与之相关的活动相反。然而，这种现象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在今日已极为普遍。一个人所受的打击可能沉重之极，以致他不再寻求满足，而只图消遣和遗忘。结果他变成了一个“享受狂”。这就是说，他企图通过麻醉自己来使事情变得能够忍受。例如，酗酒是暂时的自杀：它所带来的快乐是消极的，是不快乐的短暂停止。“自恋狂”和“自大狂”都相信快乐是可能的，虽然他们的寻乐方法或许有误，但是那种寻求麻醉的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除了希望遗忘，再无别的希望。遇到这种情形，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他相信快乐是值得争取的。不快者像失眠者一样，往往以此为自豪。也许他们的自豪恰如失去了尾巴的狐狸的自豪，倘若如此，医治的办法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长出一条新尾巴。我相信，若能发现一条快乐之路，很少有人会故意选择不快乐。我不否认会有这种人，但他们的数量无足轻重。因此，我将假定本书的读者都是宁取快乐而舍弃不快乐的。我不知道我能否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但这种尝试总是无害的。



第二章 拜伦式的不快乐

像世界史上许多时代一样，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当中的智者都已看破前代的各种热忱，知道世上并无值得为之执著的东西。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确实是不快乐的，但他们却以此为自豪，因为他们把不快归咎于宇宙的本质，并且将其视为明达之士唯一合理的态度。他们对于不快所感到的自豪使得那些较为单纯的人怀疑起这种不快的真实性：他们认为以苦为乐的人其实并不苦。这种看法未免太简单了，毫无疑问，那些不快乐者所具有的优越感和明察感会产生些微的快乐，但是这并不足以补偿简单快感的损失。我本人并不认为郁郁寡欢有何高深的道理。聪明人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快乐，当他发现对宇宙的冥想使他有超过某种程度的痛苦时，他就会把冥想转到别处去。这是我在本章中所要证明的东西。我要说服读者相信，无论有何种论据，理性决不会阻碍快乐；不但如此，我且深信，凡真心把自己的哀伤归咎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是犯了本末

倒置的错误：其实是他们为了自己尚不清楚的缘故而哀伤，但这种哀伤却诱使他们去强调世上那些令人不快的特点。

就现代美国人而论，我所要讨论的这种观点是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在一本名为《现代人的心情》的书中提出来的；就我们的祖先而论，它是由拜伦提出来的；就所有时代而论，则是由《旧约·传道书》的作者提出来的。克鲁奇先生写道：“我们的事业是必将失败的事业，因为自然界里没有我们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以做人为憾。我们宁可以人的身份而死，也不愿以兽的身份活着。”拜伦写道：

当早年思想的光辉因情感的衰退而逐渐暗淡时，

世界所给予的欢乐绝不能和它所攫走的相比。

《旧约·传道书》的作者写道：

因此，我赞叹那些已逝去的死者远胜于那些尚活着的生者。

的确，比这两者更幸运的，乃是那些从未存在、从未见过阳光下之罪恶的人。

这三位厌世者都是在回顾了人生的快乐之后得出这些灰色结论的。克鲁奇先生属于纽约的最高知识阶层；拜伦常游泳并有过无数的风流韵事；《旧约·传道书》的作者在追求欢乐时更是花样繁多：他尝试美酒，尝试音乐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建造水池，并且拥有男女仆人。即使在这种环境里，智慧也未曾和他分离。然而，他发现一切都是空虚的，甚至包括智慧在内。

我又潜心研究智慧、疯狂和愚昧，然其结果也令人沮丧。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增加知识就是增加忧伤。

他的智慧似乎使他烦恼，他曾努力摆脱智慧，但未能成功。

我心里说，来吧，我用欢乐证实你，于是就去享受，唉，谁知还是空虚。

然而智慧仍旧跟着他。

我心里说，愚人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于是我就

在心里说，这也是空虚的……

我所以厌恶生活，因为阳光下所行的事均令我伤心：万事皆空，一切皆烦。

人们不再读古书确是文人的运气，否则无论他们对建水池做何解释，他们一定会断言写新书纯属空虚。如果我们能证明《旧约·传道书》的学说并非智者可接受的唯一学说，我们就无须为了这同一种心境以后的各种表达而大伤脑筋了。在这种争论中，我们必须将心境和心境的智力上的表达区别开来。一种心境是无从争论的，它可以因某种幸运的事件或身体状况的改变而改变，但却不会因争论而改变。我本人就常有万事皆空的心境，我摆脱这种心境并非靠什么哲学，而是靠对于行动的迫切需要。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也许会忧伤，但你绝不会感到万事皆空，无论人生有无终极的价值，你都会觉得恢复孩子的健康是当务之急。一位富翁也许会常常感到万事皆空，但是当他破产时，他就会感到下一顿饭决不空虚。感到空虚是由于自然需要太容易满足的缘故。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宜为生存作一定量的斗争，当人类凭借大宗财富即能毫不费力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时，快乐的要素便会因此而消失。如果一个人总是轻易得到他十分向往的东西，他便会断言愿望的实现并不带来快乐。如果他具有哲学家的气质，他便会断言人生在本质上是不幸的，因为一切欲望都能实现的人依然烦恼。但他却忘记了缺少你所向往的某些东西乃是快乐必不可少的要素。

以这种心境而论就是如此。然而，《旧约·传道书》中还有智力上的论据。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过去的事情，无人纪念。

我恨我在日光下所作做的一切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



如果我们以现代哲学家的文体来复述这些论据，它们大约是这样的：人永远劳作，物永远运动，但任何东西都不会永存，虽然后来的新东西与过去的并无差异。一个人死了，他的后裔便得到了他的劳动成果，千条江河归大海，但江河之水并不能存留大海。在无穷尽且无意义的循环里，人与物生生死死，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并无丝毫的进步，并无永久的成就。江河若有智慧，必将留在原处。所罗门若有智慧，断不会种果树让其儿子享用果实。①

但若换一种心境，这些话就显得截然不同了。日光之下无新事吗？那么摩天楼、飞机、政治家的广播演说该当何论？关于这些，所罗门又知道些什么？假如他能通过无线电听到希巴女王从他的领地返回后对其臣民所发表的演说，他不会在无益的果树和水池之间感到安慰吗？假如能有一个剪报机构让他知道各家报纸关于他的宫殿的壮丽、他的妻妾的舒适，以及敌对的圣贤们与他辩论时的狼狈样的报道，他还会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吗？这些东西也许并不能完全消除他的悲观主义，但他谅必会用新的说法来表达他的悲观。的确，在克鲁奇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抱怨当中，有一条就是嫌日光之下的新事太多了。既然有无新事都会令人烦闷，可见不快的真正原因并非在此。再以《旧约·传道书》所举的事实为例：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若将此话视为悲观主义的论据，这即是认为旅游并非快事一样。人们夏天到疗养地去，但最终还得回去。这并不能证明夏天到疗养地去是无益的。假如江河之水能有感觉，它们也许会喜欢这种充满历险色彩的循环往复，恰如雪莱诗中的云彩一般。说到把东西留给后裔的痛苦，这也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后裔的角度出发，这显然不是一件坏事。一切事物都会消失的事实，其本身并不能成为悲观主义的根据。假如它们被较劣的事物接替，那倒可以成为悲观主义的根据，但若它们被较优的事物接替，岂不成了乐观主义的根据？如果真如所罗门所说，它们若被完全一样的事物接替，我们又该怎么想？这会使整个过程都变得无益吗？肯定不

会，除非这一循环中的各个阶段都给人以痛苦。那种指望未来，认为今天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明天会带来什么的习惯是有害的。整体的价值只能寓于部分的价值之中。戏剧里的男女主人公往往要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磨难，最后以幸福的结局作为补偿，然而人生却不可这样设想。我活着并有我自己的日子，我儿子会继承我并有他自己的日子，以后他儿子还会继承他。这里面会有什么悲剧呢？相反，假如我真能万寿无疆，人生的乐趣迟早要失去它的吸引力。惟其有限，人生的乐趣才永保其魅力。

我于生命之火旁取暖，

我愿在火熄前离去。

这种态度和对死亡感到愤慨的态度一样合理。因此，假如心情可由理由决定，那么快乐的理由断不在绝望的理由之下。

《旧约·传道书》是悲哀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人的心情》是忧郁的。克鲁奇先生的忧郁归根结底是由于中世纪确定无疑的事情，以及近代某些确定无疑的事情一起崩溃了的缘故。他说：“现在这个令人不快的时代常有来自阴间的鬼魂出没，而且它对自己都尚未熟悉，它的困境与青少年时期的困境并无二致，青少年除了参考儿时听到的神话，尚不知道如何做人。”这段话完全适用于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因受过文学教育而对当代世界一无所知，他们因儿时常被教导把信仰建立在情感上，而至今无法摆脱科学世界所不能满足的对安全与保护的幼稚渴望。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克鲁奇先生始终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不曾履行它的诺言。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那诺言是什么，但他似乎认定六十年前诸如达尔文和赫胥黎那些人所期望的一些科学上的事情至今仍未实现。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是那些不愿人家将其专业视为可有可无的作家和牧师所促成的。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悲观主义者，这的确是事实。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总会出现大批悲观主义者。诚然，克鲁奇先生是美国人，并且总的来说，美国人的收入已因上次世界大战而有所增加，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知识分子却饱受煎熬，与此同时那次

